

## 拉丁美洲的时间之口

覃琳

时间，又是时间。从博尔赫斯的时间迷宫，到马尔克斯的时间怪圈，在作品中挖空心思地设计时间，已成为拉美作家的“百年套路”。时间这个因子，完全无法游离于拉美文学之外，甚至无法与拉美人的生命剥离开来，正如博尔赫斯所言：“假若我们知道什么是时间的话，那么，我相信，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自己，因为我们是由时间做成的。造成我们的物质就是时间。”<sup>①</sup>加莱亚诺不约而同地写道：“我们由时间造就。我们是它的脚，也是它的嘴。时间用我们的脚赶路”<sup>②</sup>。即便诸多珠玉在前，加莱亚诺仍不吝用“时间”命名他的两部散文集：《时间之口》（Bocas del Tiempo）以及《时日之子》（Los Hijos de Los Dias）。

博尔赫斯和加莱亚诺都宣称：是时间造就了人类。这是真理固然没错，但真理的反面却被人们忽视了，那便是——只有人类才能激活时间。“时间就是权力，这对于一切文化形态的时间观而言都是正确的。”<sup>③</sup>这意味着，谁能操控时间、谁能解释时间，谁就能控制整个社会。凯撒掌舵罗马后便垄断了历法权，天主教皇根据耶稣的生日设置公元元年与公历元旦，时间与权力的耦合关系可见一斑。因此，当加莱亚诺宣称“时间用我们的脚赶路”、时间用我们的口“讲述旅程”时，我们也应该反过来思考：到底是谁主宰拉丁美洲的时间之口？或者说，谁有权力用时间之口来讲述自己？

① [阿根廷]豪·路·博尔赫斯：《作家们的作家——豪·路·博尔赫斯谈创作》，倪华迪译，昆明：云南人民出版社，1995年，第45页。

② [乌拉圭]爱德华多·加莱亚诺：《时间之口》，韩蒙晖译，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337页。

③ 吴国盛：《时间的观念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121页。

按照加莱亚诺的说法：在尚未存在天空、大地尚未苏醒之时，玛雅人的时间就已经诞生了。绝妙的玛雅历法，诠释着印第安人对时间的洞悉力与掌控力，他们完全有权力去描绘鸿蒙初辟之时的情形：

“第一个日子从内脏里取出天空和大地，第二个日子做了让雨水顺其而下的梯子……第十三个日子浸湿了土地，用泥土捏塑了一具像我们一样的躯体。”<sup>①</sup> 时间被描绘成一个圆圈的轮廓，从第一个日子，到第187.2 万天，乃是一个完整的轮回。按照这个历法，到2012 年冬至时，第五个轮回结束，长历法重新从“零点”开始，又展开一个新的轮回。

时间被构想成一种圆形框架，无疑是人类从自然世界中体悟到的时间雏形。它不仅度量出自然世界的周期，以大自然的节律激发人们的“自然崇拜”，更重要的是，对于超自然领域（诸如看不见的神明和先祖），也能赋予可见的意义，进而产生“先祖崇拜”。通过“轮回”的时间线条，玛雅人可以在自己与祖先之间，设计出一个重逢的时间点。几千年前的祖先，可能轮回到此世，“他们就在你家旁边的树上，或在田野里吃草的牛儿身上。你高祖的曾祖父现在就是那条在山上蜿蜒的小溪”，总之，“你的祖先可以是任一个愿意伴你走世界的魂灵”。<sup>②</sup> 将远古的祖先带到现世，换个角度来说，就是将现世的自己带到远古的过去。因此，玛雅人制定出圆形时间，与其说为了预见未来，不如说为了见证过去。对于任何一个立法者而言，只有赋予过去以正统性，才能使现在获得合法性。对于玛雅人来说也不例外。

面对人类的原始恐惧，欧洲人向上帝祈祷，拉美人则到自然中寻找先祖，对其喃喃耳语。西方人如何能理解这种崇拜？《时间之口》中记录了基督教神父在倾听印第安人的告解时呈现出来的一脸茫然：

① [乌拉圭]爱德华多·加莱亚诺：《火的记忆 I：创世纪》，路燕萍译，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14 年，第 3—4 页。

② [乌拉圭]爱德华多·加莱亚诺：《镜子：照出你看不见的世界史》，张伟劼译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2 年，第 80 页。

“他说他没由来地砍了小路，是亵渎了它。”

“他说他侮辱了牛。”

“他说他掀倒了一棵树却没用告知树为什么这么做。”

神父不知所措地面对这些罪行，它们并没有被列入摩西名录<sup>①</sup>。

这些“罪行”在神父眼中是何其荒谬，但对于南美土著而言，在大自然的每一个角落，都有可能藏着祖先的神明，要想获得成功，皆须仰赖神明的帮助。相反，如有不敬，神明将惩罚子孙，疾病灾祸便随之而来。因此，本质上来说，神明崇拜就是祖先崇拜，祖先崇拜就是自然崇拜。欧洲殖民者将这种“自然即祖先，祖先即神明”的循环观，视为一种大逆不道的异教邪说。按照基督教教义，如果时间可以循环，如果祖先和神明可以无数次地再现，那么基督那独一无二的受难以及那至高无上的救赎，又有何意义呢？他在福音中的显圣和许诺，当然只能出现一次。与基督教单向度的、指向未来的时间观相比，拉美的时间之口，作为一种富于启示的隐喻，无疑是往返于过去的。

如果没有西方入侵的历史，拉丁美洲的时间将永远属于过去，玛雅人“人从时间中来，也由时间构成”的论言也将永远成立。每个人都是一副由时间之脉构成的躯体，这是玛雅人的人生信条，而殖民者也深谙这一点。于是，在踏上南美大地不久后，征服者向印第安人投掷了一个与长枪炮弹同等重要的武器——一块小小的手表——用于击毁印第安人的“时间之躯”。加莱亚诺在《时间之口》中，用略带反讽的语气描写了政府官员是如何利用一块手表，与进行起义的恰帕斯原住民开始和平对话：

他指指自己的手腕，又指指那些印第安人的手腕，宣布道：

<sup>①</sup> [乌拉圭] 爱德华多·加莱亚诺：《时间之口》，韩蒙晔译，第84页。

“我们用日本手表，您们也用日本手表。对我们而言是早上九点，对您们而言也是早上九点。不要再为时间这个东西烦恼了。”<sup>①</sup>

相同的日本手表，让时间得以标准化。欧洲和拉美大地上实现了零时差，时间以中立客观的面貌降临。然而，戴在印第安人手腕上的，真的是自然的时间吗？不是。“早上九点”背后，携带的是某种刻不容缓的命令，那是殖民者的控制意志。于是，手表成为了至高无上的指挥棒。在手表的驱赶下，原住民们被强迫劳动，成为手表及其背后社会集团压迫下的奴隶。悖论开始产生：一方面，奴隶们通过手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准时间，另一方面，时间掌握在殖民者的手中，奴隶无法真正地拥有它。时间不再属于自己——这对“由时间构成”的拉美人来说，意味着自我完全被抽空了，自我属于他人。通过支配着原始的自然时间，殖民者垄断了拉美人的生命，进一步支配着人与自然、人与祖先、人与神之关系的解释权。向祖先回望的“后视”文化，变成了抹杀历史、一切都要重塑的“前视”文化。对时间体制的垄断，构成了殖民者带来的最大暴力。

在被奴役的时代，钟表代表着对生命的垄断。在当今资本的时代，钟表则泛化成一个商业化的现代牢笼。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，衡量一件商品价值的标准，是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。这意味着，时间开始被量化、被赋予价值——时间本身也成为了商品。拉美无可避免地被拉入这个严密的现代牢笼，进而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工厂，就连儿童也难逃于此。一个叫阿什拉夫的孩子，在本该上学的年纪，将自己的童年时光变成了商品：“从太阳升起到月亮露头，他一直在缝制足球，切割、再切割、穿孔、组装。”<sup>②</sup>他唯一的心愿，就是在最少的时间内，加工出尽量多的“滚向全世界”的足球，最后还要在这些足球上贴上“此球非童工生产”的英文标识。“时间不再是自然律动

① [乌拉圭]爱德华多·加莱亚诺：《时间之口》，韩蒙晖译，第84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58页。

的象征，而是单调重复动作的象征，而人就被绑缚在这个单调的动作之上。”<sup>①</sup>最终，“效率”取代“和谐”，成为衡量生命质量的主要名词。

一块手表，当代最精妙的自动机械之一，割断了斑斓的南美传统，割断了深厚的文化之根，割断了历史自身的连续性，将拉美接入一个全然陌生的资本世界。从传统的循环时间，到现代的线性时间，拉丁美洲经历了从异教文化到征服他们的资本文化的嬗变。资本文化最本质的时间观念在于：历史不会重演，它有开端，也将有归宿，人们就在这条指向归宿的道路上向前奔跑。这种奔向未来的行为，叫作“进步”。加莱亚诺面临的，正是一个标榜资本文化为先进文化（progressive cultures）、传统文化为停滞文化（static cultures）的新时代。

一部分拉美本土的学者，一边深陷于这个“先进的”时间牢笼，一边反过来大肆抨击拉美“停滞的”时间。尼加拉瓜学者萨尔瓦多·门迭塔（Mendieta Salvador）在《中美洲的病态》中，将传统的时间观作为文化革命的首要对象。他认为印第安传统文化的时间遵循日月升落、四季更迭、草木枯荣的自然周期，呈现出环形式的循环性——没有开端，也没有终结，任何事情不过是时间链条里的一节。这样的时间观下，拉美人时间观念淡薄，“今朝有酒今朝醉”，他将之戏称为“昨日文化”。而资本社会的时间，早已摆脱了自然现象的控制，由资本流动的速度来决定。速度至上、崇拜效率、以未来收益来指导当下的资本时间，如同一支由现在射向未来的箭，呈现出一种面向未来的线性状态，是一种“明日文化”。20世纪的许多拉美学者，如委内瑞拉的卡洛斯·兰赫尔、阿根廷的胡安·包蒂斯塔·阿尔韦迪等，醉心于捣毁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环形时间观，将其视为拉美迈向“进步”社会的一大障碍。

加莱亚诺偏偏反其道而行之。他写历史，但他并不旨在建立一部线性的历史。在历史著作《镜子：照出你看不见的世界史》中，加莱亚诺完全放弃了对历时性的追求，叙事主线并非编年史的形式，而是

<sup>①</sup> 吴国盛：《时间的观念》，第100页。

时间上头尾相连的六百个小个案。这是加莱亚诺独特的历史记忆方式，是他对吞噬与整合个体记忆的强势文明的反抗与逃离。借助边缘民族的历史记忆，他反问道：哪有什么“单向”与“线性”的西式时间观？哪有什么“进步”与“发展”的现代历史观？

环形时间观也体现在《时间之口》这本书中。仅仅这个标题就寓意非凡：作者要在永恒的时间环形中决开一个口，让传统的印第安文化诗意地溢到当下，使之成为当今社会变迁的强有力的引擎。在印第安伦理中，世间万物构成一个环形圈的形态，圈上的任何一点都不比另一点优越。在这个生命圈里，一切生物，无论大小强弱，都是相互依存的平等关系。他反问道：“环形的秩序感，难道不是现代平等观的基石吗？”<sup>①</sup>

同在一个生命圈，拉美人为何要受到西方时间的压制？加莱亚诺大声疾呼：“我们要另一个时间！”他列举出1830年法国大革命时民众展开的“时间之争”：“人们扔石头、射击子弹，打碎了钟表：打碎了教堂和其他重要圣堂里的大钟。”<sup>②</sup>要获得“天赋权利”，就必须打破一切枷锁，其中当然包括由教皇确定的历法时间体制。一套新的历法<sup>③</sup>，被作为打碎旧世界、建立新世界的基石提了出来。加莱亚诺并不呼吁人们像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派那样除旧更新，而是吁请一套将传统与现代相互融合的新时间与新文明的降临。他要做的和帕斯一样，就是要调匀传统与现代在时间中享有的比例，原因并不复杂：“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有一座桥梁：传统如果孤立存在，会僵化；现代如果孤立地存在，会挥发。二者如果融为一体，那么一个就会赋与另一个

① [乌拉圭]爱德华多·加莱亚诺：《时间之口》，韩蒙晔译，第212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150页。

③ 新历法指的是“共和历法”，其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诞生之日（即1792年9月22日）设定为时间起点，并对每周的时间跨度做出改革，废除了星期天，将每月分为3周，每周10天。完全废弃以前的名称，以罗马数字纪年。

以活力，而后者则会给它以重量和地心引力作为回报。”<sup>①</sup>

加莱亚诺奋笔疾书，目的是要用词语和自由，来打造另一个历史。如果另一个历史是可能的，那么另一个时间是否可能？时间之口能否按照过去的方式，去讲述拉美的未来？随着加莱亚诺的离世，拉美左派知识分子日渐式微，所有答案都仍须打上一个疑问的烙印，如同加莱亚诺的那句经典之言：“时光流逝，疑问犹存。”<sup>②</sup>

---

① [墨] 奥克塔维奥·帕斯：《帕斯选集（下卷）》，赵振江等译，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575页。

② [乌拉圭] 爱德华多·加莱亚诺：《时间之口》，韩蒙晔译，第5页。